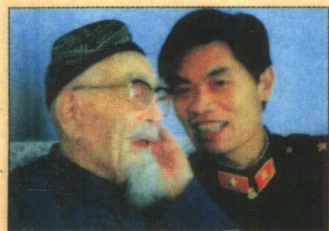


中国名人访问记

纪学 著

吉林人
民出版社



中国名人访问记

纪 学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中国名人访问记

著 者 纪 学

责任编辑 刘慧杰

责任校对 孟 奇

封面设计 张 迅

版式设计 胡学军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长春市第九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2855-1/H·13

定 价 18.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0431—5649710



序

纪学同志把他所采写名人的一部分作品选编成一本《中国名人访问记》，对此书的即将出版，我表示热烈祝贺。

这本书里写到的人，我绝大多数都认识，有的是我敬重的领导，有的还曾在一起工作过。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眼前总出现一张张亲切的面孔，一个个逝去或健在的身影，耳边总响起熟悉的音容，朗朗的话语。他们的职务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但都有着共同思想和品格，那就是炽热的爱国情怀，不懈的理想信念，忠贞的为民意识，执着的事业追求。完全可以说，他们是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民族的优秀者。正因为有许多这样的优秀者，我们的时代才辉煌壮丽，我们的前途才充满希望。

我喜欢访问记这种形式，也读过不少这类作品。读《中国名人访问记》之后，我觉得它有自己的特色。一是书中写到众多的人物，涉及面很广，

内容很丰富,材料十分珍贵,有不少是鲜为人知的。如康克清大姐谈的朱老总任在十年动乱中的艰难处境以及他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周总理逝世时他泪流不止前去向遗体告别的情景;周桓将军和电影《枯木逢春》的关系;还有许多老将军、老同志退出领导第一线后的晚年生活状况,都是人们很难知道的。二是这些名人所谈,非常亲切实在,再加上他们身上特有的光彩和魄力,更容易为人们接受,因而也就有了认识的价值,启迪的功能。三是在写作上,作者无意为这些人系统详尽地作传,而是使用多种方法,运用文艺手段,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选取生动感人的事件和情节,将其形象及内心世界逼真地写了出来,小中见大,生动传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感染。如彭德怀元帅转战陕北时,深夜对着地图思考作战方案,烧糊棉鞋而没有知觉;杨得志将军几十年后对一次战斗中伤亡的干部战士数字还记得准确无误,说到长征中牺牲的战士,泣不成声,泪水不止一次湿透毛巾……所有这些,都使人如临其境,历历在目,怦然心动。在极短的篇幅中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是难能可贵的。我认为,这都是与作者具有较丰厚的历史知识和较高的艺术修养分不开的。

纪学是个勤奋刻苦的人,他平时很注意认真读书,注意积累材料,注意观察思考,注意不断练笔,发表出版了数量不少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我衷心祝愿他继续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周克玉

1997年11月

(该序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原政委,上将)

目 录

序 周克玉 1

康克清大姐谈朱德元帅的

最后十年 1

访徐向前元帅 10

访聂荣臻元帅 19

访彭德怀元帅的夫人浦安修大姐 26

访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大姐 35

访贺龙元帅的长女贺捷生同志 43

陈毅元帅的儿子说陈毅诗词 53

记叶剑英元帅与香洲烈士陵园 59

记罗荣桓元帅在山东 64

听几位将军谈林彪 72

杨得志将军眼中的毛泽东、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 80

阎长林写毛泽东 98

在厂甸怀念刘少奇	104
郝治平谈罗瑞卿将军的 几件遗物	110
访王震将军	118
访杨得志将军之一	125
访杨得志将军之二	133
访李志民将军	140
访周桓将军	146
访孙毅将军	152
访第一位女将军李贞	160
访王政柱将军	169
访李永悌将军伉俪	175
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	182
茅盾的儿子谈茅盾	187
访著名诗人臧克家	193
任弼时夫人陈琼英大姐访谈录	199
访红军女战士蹇先任、 蹇先佛姐妹	208
听王定国大姐说西路军 的女战士	215
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	230
记四位归国华侨女教授	322
后记	370

生命的晚年，不是理想的晚年。最后的岁月是最后的辉煌。

一百年前诞生于四川省仪陇县农家的一个孩子，后来成长为人民军队的总司令，闻名中外的元帅，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就是朱德同志。

尽管十年前的7月6日，朱德同志就怀着深重的忧虑，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身而又正处在动乱中的国家和人民，但他和藹的形象，他光辉的业绩，却一直活在人民的心里。对康克清大姐来说，自然更是如此。

朱总诞辰一百周年前夕，我又一次见到令人尊敬的康克清大姐。我曾有幸听她讲过她和朱总一起走过的战斗历程，知道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始终相随相依，相濡以沫。然而，在康大姐的心目中，他们最后十年的共同生活，却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因为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朱总和我们的许多老革命家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而她，最了解朱总在十年逆境中所表现出来的鲜为人知的高风亮节。

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朱老总，康大姐说：“运动刚开始时，朱总很少说话，常常一个人独坐默想。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心情是十分苦闷的。”

显然，对于那历史性灾难的突然降临，朱总虽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但也不能理解。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原因，他只能默默地思考，无言之中偶尔流露出心中的怀疑。一次，他突然问道：“戚本禹怎么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有一次，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的讲话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都要坐下来讲讲该怎样理解，而这次却不屑一提。林彪从南昌起义后，就在朱总指挥的部队里，从排长到元帅，所以朱总是深知其人的。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就对康大姐说：“林彪过去有功，但他不愿见人，更不能团结人，把军队交给他，不知以后会搞成什么样子呢！”如今，林彪又大谈“政变”，朱总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他这种鄙视的态度，不正反映出他的心境吗？

这种沉默的时间并不长。当林彪和江青相互勾结，煽动造反派点名批判、关押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及彭德怀、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师的大字报贴上街头的时候，朱总坐不住了。他拄着手杖，在中南海院里看大字报，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面对那些造谣和诬陷，他要么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要么无言地愤懑，实在气愤极了，他才说：“心怀叵测，心怀叵测呀！”

朱总的态度，林彪、江青一伙又气又怕，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66年12月的一天，戚本禹奉江青之命，开会布置揪斗朱老总，就在这天晚上，一伙人闯到朱总住处。正巧这晚朱总不在家，那些人就在门前和墙上贴满“朱德是黑司令”、“朱德

是大军阀”、“炮轰朱德”等大字报。接着，北京街头也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还成立了“揪朱联络站”，策划召开“批斗朱德大会”。对此，朱总一笑置之。当有人问他时，他坦然地说：“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是最公正的！”

这时，康大姐也遭到了围攻。造反派说她是“走资派”，逼她揭发、交代朱总“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康大姐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走资派’。朱德和毛主席是一起战斗几十年的战友，他不会反对毛主席。”又有人质问道：“你说，是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井冈山会师的？”康大姐摇摇头，说：“不是。是朱德和陈毅带领湘南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的。历史在那里摆着，不是谁想改就能改得了的。”

有一天，康大姐回到家里，见朱总正看一张传单，传单上说：成立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在一个地方开过会，朱总当了中央书记，还有其他负责人的名单。朱总看过后笑了。康大姐问他笑什么，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造谣嘛！让他们造去，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康大姐还是有些不安，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不知还会怎么样呢？”朱总充满信心地说：“只要有主席、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这样下去的。”

不久，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军委的一次碰头会上说：朱德还是要保。但林彪和江青一伙仍然歪曲红军时期的一段历史，诬蔑朱总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一天，康大姐在外边开会回到家里，拿这个问题问朱总。朱总不慌不忙地说：“这是党内的事情，我不能对你说。”

康大姐着急了，大声说：“人家说你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代表，到底是不是？我是你老婆，应该知道！”朱总看着康大姐着急的样子，笑了笑说：“急啥子嘛！做什么事总有个代表，是就是，不是想代表也代表不了。”接着又说：“当时不少部队刚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是存在的，他们要找我代表，那就找吧。”从容的态度，显示出坦荡的胸怀。

听着康大姐叙述朱总在“文革”开始后临变不惊、泰然自若的事迹，我感到，在那场狂风暴雨中，朱总像一棵参天的大树，不管怎样风吹雨打，都不摇不动，巍然屹立。

然而，对于这样一棵大树，林彪、江青一伙不摧毁是不甘心的。1969年4月，党召开“九大”，83岁的朱总抱病参加。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喘得很厉害。林彪、江青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他，在会上多次对朱总进行围攻，逼他作检讨。康大姐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一次，朱总开会回来，问我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我说不认识。他又说，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我想了想说，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他‘嗯’了一声。我感到他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叹了一口气，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罗！’”

“九大”闭幕不久，朱总就接到一个“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党罪行”。朱总说：“不要理它！”

到了10月，林彪擅自发出所谓“第一号命令”，扬言“要准备打仗”。康大姐怀疑地问朱总：“真的要打仗吗？”朱总淡然一笑，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不是小孩子打架，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迹象。‘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康大姐告诉我，“文革”开始不久，她就听说要把朱总赶

出中南海。她当时问朱总会不会这样，朱总说，有这个可能。他不幸而言中了。

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支持安排，经中央讨论决定，朱总将离开北京。当时，他身边没有人，就对康大姐说：“康克清，你得跟我一起走啊！”正在被“专政”的康大姐为难地说：“对呀，我是该跟你一起走。可是，军代表要是不点头，我想走也走不了啊。”朱总沉思一会，无奈地说：“那我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

听到这里，我的心不由一缩。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让妻子跟自己一起到外地去，竟然需要一个小小军代表的批准。那是怎样一个是非颠倒的年月啊！

就这样，朱总由康大姐陪同到了广东（朱总从广东回到北京，再没有住进中南海）。关于在那里的生活，康大姐不愿多说。但我看到过一个材料上是这样记载的：当朱总坐了3个多小时飞机到达广州时，连广州市也不许进，被直接送到从化。从化虽然风景优美，但朱总在那里实际上是被软禁的。不准他到附近的工厂、农村去，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终日陪伴他的，只是康大姐。但即使在这样的境遇中，朱总仍然对前途充满信心，坚信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会长久。他最担心的，还是工农业生产。

是的，人民的生活疾苦，时时萦绕在朱总的心头。从“文革”一开始，他就在中央的一些会议上说，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应该使工农业生产有大幅度的增长。他反复强调，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要注意解决。后来，虽然他的活动受到限制，仍时时关心着生产，担心生产继续受到破坏。1972年9月以后，他以86岁的高龄，先后视察了七机部、一些工厂和农村。针对“四人帮”一

伙把抓生产当成是“唯生产力论”的观点，他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好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1976年春旱，朱总很着急。后来下了一场好雨，他十分高兴，雨一停就要身边的工作人员去量土层湿了多厚。不久，他又以90岁的高龄到京郊农村视察，看到麦子长得很好，才放下心来。那天正刮大风。他担心大风给桃、梨、苹果带来损害，便在途中的一个果园旁下车，向果农询问情况。得知这场大风对果树结实没有妨害，他才微笑着上车而回。

康大姐说：“1974年1月，我到首都体育馆参加‘批林批孔’会，回到家对朱总说，我刚才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朱总沉思一会说：你不要害怕。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里虽然出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他们是拉不走的。干部中，也有少数人被人们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战士是不会跟着他们跑的。江青这人是打旗子，又有一部分人捧她。她的本事有多大，你不知道吗？去问问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谁愿回到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去？”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朱总万分悲痛，经常两眼直直地望着天空，热泪一滴滴顺着脸颊往下流，不时地念叨：“恩来，恩来在哪里？”康大姐说：“我和他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掉泪。”

从周总理患病住院后，朱总就经常向身边的人询问周总理的身体状况，亲自到医院里去看望。那一晚，人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拄着手杖的朱老总，举起颤抖的右手，向周总理遗体行

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可是人们没有看到，在向遗体告别往返的路上，朱总一直在流泪。更没有看到，那些天，朱总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健康状况进一步下降。但是，朱总不顾这些，仍然执著地投入国事活动。别人劝阻时，他说：“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他以90岁的高龄，带着病开会，看文件，找人谈话，会见外宾，处理日常事务。当“四人帮”大肆诬陷和攻击邓小平同志时，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说，在毛主席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很好，这个班子不要变动。一天，他收到揭发“四人帮”的一封群众来信，毫无迟疑地转呈毛泽东同志并郑重附笔：“收到人民来信一件，事关重大，请主席酌处。”他接到成仿吾同志寄来的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急忙把老译本找出来，对照着阅读了一遍……

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朱总的肺炎复发了。但他毫不在意，照样工作，照样会见外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想的还是人民，还是革命。

6月12日，朱总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迪埃·拉齐拉卡。

6月21日，朱总病重了。按照原来安排，他要会见外宾。人们劝他休息，改由其他中央首长代替会见。他没有同意，坚持会见了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这次会见时间的改变，朱总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等得太久，加重了他的病情。

6月25日，医生会诊后，建议立即住院治疗。朱总想到次日要会见外宾，说：“不要紧嘛，等到明天我见完了外宾，再去住院也不晚。”

6月26日，朱总病情突然恶化，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7月1日，朱总除肺炎之外，又并发了肠胃炎和肾病，高烧一直不退。这天，朱总把秘书叫到床前，问道：“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

7月初的一天，朱总对到医院看他的李先念同志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弥留之际，朱总对周围人员断断续续地说：“革——命——到底！”

“他是抱着深深的遗憾和不安离开人世的。因为他没有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因为他希望看到第五个五年计划实现。可是都没有能够如愿……”

说到这些的时候，康大姐的语调更加沉痛。这不难理解，失去亲密伴侣的创伤，是时间无法平复的。但大姐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语重心长地说：“对朱德最好的怀念，不能只是泪水，只是誓言，而是把他们的事业推向前进，把他们的理想变为现实！”

你说得对，大姐！朱总和其他所有先行者一样，永远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将长久激励我们朝着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奋勇前进！

1986年11月

(原载《解放军报》)

访徐向前元帅



1986.6. 徐向前元帅

徐：我已读第一期。

9月2日军委扩大会议，刘川北，从

哪里来的马列。

1986.6. 徐向前元帅

和一方品军会师前，徐向前元帅

是彭总。

在星水芦花一带。一条河。我在

自也，他在那也。河水行向。

2) 我。或：彭军调平，徐向前元帅，

如说。战从东上横河时改，与言。

色烈，扔书（动作）。他号到，

洪

洪才见刘毛。周。朱。毛谈活，